

[日] 高村 薰

晴子情歌

下

于婧·译

晴子情歌

晴子情歌……

HARUKO JOKA Volume 1—2 by Kaoru Takamura

Copyright ©2002 by Kaoru T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晴子情歌：全2册 / (日) 高村薰著；于婧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8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2792-8

I. ①晴… II. ①高… ②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0098号

晴子情歌 全二册

作 者	[日]高村 薰
译 者	于 婧
责任编辑	王 平 张晓华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38.625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13501282885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2792-8

定价 7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青森县北部・北海道南端

太平洋

第三章 野边地

傍晚时分，我们出了野边地车站。只见眼前茫茫的白雪筑成一堵厚厚的墙壁，甚至堆到了人家的房檐，最近刚刚贯通的白色隧道向远处延伸——我们到雪国了。停车场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远处是野边地木材加工厂和合同运输公司，灯光算不上明亮。昭夫伯父横穿过站前广场，先到运输公司的门市部打听了去福泽家的路。从火车上下来的零星几位乘客转眼就走光了，只有我们两位外地人不安地徘徊在雪地上，默默地在大街上走了半里路。

如今的国道从鸣泽桥一直延伸到市区的街道，可四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苍茫原野，只萧索地分布着几户商家——深灰色的石头屋檐和石头墙壁在厚重的白雪下显得寂寞冷清。走过那里，最先是“中村油纸”的硕大店铺和仓房——也就是现在的公交车站附近，往前左手边是饭田北英堂书店，再往前则是山神川村酿酒坊——店铺装潢得极为豪华考究，还安着格子门，右手边的空地上能远远地望见常光寺的大门。经我这么描述，不用再多作说明你也能想象到吧。昭和十一年，我忍不住停步仔细观察冬日雪景，即便与你日后所见略同，可我想，我的印象与出生于战后的你的记忆肯定还是不同的。离我最近的是野坂家，国道对面的拐角处是福泽家，旁边是

经营牙科的伊藤家和野村家，往前走是安田家、杉山家、西堀家和角鹿家。这些人家的临街而建，各家各户的石墙和砖墙有二十间长，院落前面的雪被扫除得干干净净。无论是福泽家的石砌商铺，伊藤家的气派房檐，还是野村家的红砖屋顶，身后都藏着连排的白墙仓库，静静的没有一丝声响。这些高墙大院耸立在那里，仿佛在雪下扎根长眠。这些历史可以上溯至藩政时代的大商家，虽然已在大正时期经过了繁荣的顶峰，可当时在我看来，却有一种长年积累的财富和地位永不消失的风情。对于我这个尚不知当地风土人情的小姑娘来说，这一幢幢沉溺在灰白色的漫天飞雪中的豪宅华府，犹如亡灵一般——这一点我想首先声明。

当我和昭夫伯父走到福泽家的前面，只有红色的砖瓦门柱前方包含着些许热闹的气息。不时有马拉的雪橇响着铃铛到访，也有黑色的小轿车高声嘶鸣着停下，身穿大衣的男人们不停地进出大门——应该是听说了几天前众议院解散的消息的后援会、民政党设在当地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在附近小有名气的豪绅等人。虽然事前已在报纸上了解了一些情况，可我们两人毕竟不知道福泽代议士^①目前的处境，也不知道何谓“总选举”^②，所以还没进门就被这庄严的气氛吓到了。我们一走进那扇大门，站在办公大楼玄关处的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就立即盯上我们这两个怪物，大呼小叫地吼道：“喂，

① 当时的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议员由国民选出，故称“民选议员”；而贵族院议员由贵族或天皇任命的旧官僚等担任，是“非民选议员”，“代议士”是当时的国民对众议员怀有敬意的称呼。

② 因众议员任期结束或解散而举行的大选。

那边的两个人！”昭夫伯父说明来意后，只见那人表情温和地答道：“目前有些脱不开身，二位不妨先到旁边的门口等一等吧。”此人就是福泽家的大管家鸣海安次郎，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第一次见到旁边那扇便门的时候，只觉得那是一个仰起头才能看到的庞大的铁器。我们穿过那里，战战兢兢地踩到了通往屋舍的长长的踏脚石上。只见一群少爷打扮的年轻人在宽约三间的巨大玄关前来来往往，三和土地面上摆放的鞋子数量惊人，我们再一次震撼了。这时，一位迈着小碎步赶往大厅的老妇人“啊”的一声停下了穿着白布短袜的双脚，上下打量着我们，气质高雅脱俗。昭夫伯父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后，只听老妇人说道：“啊，是吗？能来太好了。有人吗？请先把他们带到土间等待。”说着，她悠然地朝我们身后的大门看了一眼，又抱歉地微微一笑，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了大厅深处。她就是福泽胜一郎的正室，也是福泽家的女当家——你的祖母福泽清。

就这样，我们一边找寻着土间在哪儿，一边绕到了后院的花坛，那里有一扇横宽六间的玻璃门，跟现在一点也没变。从中望去，只见里面是一间横宽三间、纵深二十间的大房子，比鲑鱼渔场的宿舍还大——果然就是我们要找的土间。斜右边是厨房，再往里是铺着木地板的房间、餐厅和客厅。最里面的客厅隔扇紧闭，看不分明。厨房里有女佣和临时帮忙的女工十五六个人，端着盆盆罐罐进进出出。木板间已摆了二三十道菜，配餐台上的碗碟堆成了山，四个炉灶全都煮着东西，

冒着滚滚白烟。昭夫伯父朝厨房走去，我则跟在他后面怯生生地左躲右闪。只听一位半老的女人满脸困惑地用当地的方言说道：“啊，这就是早晨夫人说过的人吧！”边说边不停地用围裙擦拭双手，看上去不到四十——她就是女佣总管美津。她家世代在福泽家做工，她的丈夫也在福泽家的祠堂做事。夫妻二人当时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到福泽家上班。

这时，从后面的木板间走来一位四十出头、西装打扮的男人，他说道：“您就是野口先生吧？我收到介绍信了，烦劳您远道而来，受累了。我是福泽商会的代表福泽敏郎。”他惯于交际的口吻极具商人风范，总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仪表堂堂，脸庞散发着野性的硬朗，与不知从哪儿显露出来的殷勤之态不大协调，但反倒给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姑娘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让女佣拿来坐垫，放在门槛上，劝昭夫伯父坐下后，自己也坐了过来。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跟昭夫伯父匆匆忙忙聊起了家常——因为众议会解散得比预想的要早，所以胜一郎还没回来，不能亲自见面，失礼了云云。在出身背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商界人士面前，可怜的昭夫伯父唯唯诺诺，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晴子就拜托给您了。”我站在伯父身后，不知为何一直垂着头。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内心并无波动起伏，可我笃定地猜想，此人一定是福泽家的上门女婿。

“敏郎！”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尖厉的呼叫。光凭这称呼我就知道，自己没有猜错。里屋出来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她穿着一身没有半点褶皱的丝绸和服，好像才浆洗过一样。她倏地站住了，那气势一眼就能看出此人是大小姐。

她板着脸，后背直挺挺的，好像绷紧了全身的神经。男人被夫人叫到名字后起身，目光直视着对方。虽然旁人能看出这对夫妇正在吵架，可女人那犀利的眼神着实恐怖。可能是看见我这张陌生的面孔，她又往回走了几步，冲着站在门槛下的我用极富威严的声音说道：“你就是野口晴子？今后就叫你晴吧。对了，也许传话的时候是请你过来看孩子的，其实我们家没有小孩。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哎呀，这是怎么了，你这个人？”听她训话的时候，我都吓傻了。

这一年是八户的海产批发店的敏郎入赘福泽家的第五年了，可他和福泽家的长女初子一直没有孩子。去年深秋，大万旅馆一个叫加奈的女服务员，在外面生下了敏郎的孩子。从福泽家来看，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长孙女竟出自妾腹，实在有伤颜面。初子本人也很难接受此事，我们到的一月末，两人还在闹别扭呢。当我突然得知这户人家并没有小孩的时候，我大为吃惊，然而内心却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从这幢大房子深处飘然而来的女人们谈吐不俗，没有半点口音，她们的脸庞滑溜溜的，个个好像贵族家的小姐一般，转眼就走远了；眼前的男人嘴里操着拙劣的普通话，如东施效颦一般，浑身散发着阴郁之气；自己的名字突然间变成了“晴”；这里与在渔场打工不同，与在江差看孩子也不一样——也许，我就是从“晴”这个字体体会到了“当下人”的含义。

说话间，初子用她那白布短袜踩着强有力的步子消失了。厨房的女人们面面相觑，昭夫伯父心里肯定也想尽早离开这里。果然，他深深地低下头，把我托付给女佣们，便早早回

去了。从他几天后给我寄来的信上看，福泽家那天的种种景象，似乎给这位憨厚的乡村渔夫带来不少冲击。

其实，我初到福泽家那天的热闹气氛只是前奏罢了。女佣总管美津领着我，先从土间旁的楼梯上到了二楼的女佣房间。四席半大的房间里叠放着两卷铺盖，除此之外还放着一张小书桌和台灯。美津让我坐下，然后讲起了当下人的心得和要领。她说，不管怎么说，在当地人看来，能到福泽家帮工是种荣誉。她还说，家大业大，听到见到的自然也会不少。可身为下人，一定要假装听不见。这时，从楼下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巨大声响，接着响起了女人们短促的叫声。“没听见，没听见。”美津吐出一句，“唉，又开始了。”她旋即一边在嘴里嘀咕着一边急匆匆下楼而去。我也追了下去，只见女佣握着笤帚在土间里跑来跑去。“这次打碎了什么？”“花瓶。”房间里乱作一团。美津大喝一声，只见年轻的女佣嗤笑着说道：“这不是每天都有的事嘛。”算了，我就给你讲讲和子姐姐的故事吧，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这么写应该不会遭她记恨吧。和子是福泽家的二女儿，当年三月即将举行结婚典礼。可她性情暴烈，根本看不上父母选定的对象，所以每天不是打破花瓶，就是砸碎玻璃，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我叫晴。”我对着厨房的女人们招呼道。接着，就在她们的吩咐下洗起了碗碟。不知为何，从我口中第一次说出的“晴”直到现在还在我的喉部回响，给人一种奇怪的错觉。其实，那天一直到夜里出了太多事情，所以准确地说，我根本没有闲暇思考这个新名字如何。只要福泽家的人不在，女人

们便不停地聊天。配餐台、灶台和洗碗池传来好奇的询问——她们争先恐后地打听我这个新人的来历。因为说的是当地方言，听上去气势汹汹的，我大多没有听懂。“父母还在吗？”“母亲早就生病去世了，父亲在堪察加死了。”“听说你是东京来的？”……反正净是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正在这时，初子噔噔地走了过来。“父亲回来了。”她撂下一句话，转而噌噌地跑开了。我们在美津的带领下急忙往里走去，在刚才看见过的玄关前面一字排开。

福泽胜一郎站在三和土地面上，他时年五十六岁，当了三届的众议员。我原以为代议士都是膀大腰圆的伟丈夫，没想到他摘掉礼帽后露出了乌黑油亮的头发，与白皙的额头形成了鲜明的映照，给人既严肃又沉静的感觉，好像校长一样。他身后站着的是长子福泽荣。他从东京帝大毕业后先在大藏省工作了两年，那年年初刚刚出任父亲胜一郎的秘书。因为突然而来的“众议院解散”和“总选举”风波，这才回到了老家。与父亲一样，他的黑发与额头的对比也很明显。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与一般的小职员气质明显不同，他目光沉着镇定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福泽荣后面站着的是熊谷嘉一，从福泽胜一郎担任县议员的时候就给他当秘书了。再往后是福泽荣新婚不久的妻子睦子，那僵硬而惨白的脸上挂着刻意的笑容。剩下的则是到车站迎接的民政派的镇长和警察署署长，两人挤着笑脸不住地先生长先生短。突然，旁边的女佣在我的屁股上重重敲了一下，因为我不知不觉之中偷偷抬起了头。总之，福泽胜一郎其人确实给我这个少女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印象。

之后，胜一郎等人匆匆脱下长大衣，走进了高朋满座的客厅。随后，初子和睦子也穿着围裙来到厨房，与大伙一起准备起了酒菜。当晚的饭菜一共有二十多道，我还记得排列在配餐台上的炖菜和凉菜色彩绚丽——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京料理”^①。我一边洗碗，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夺目的盘子，心想不知吃到嘴里是何种滋味。初子和睦子在前面的木板间灵巧地摆放碗筷——听说睦子的娘家在弘前开了一家银行。按理说本该长子荣继承家业，可福泽家的味噌酱油酿造产业——“金久”这个商号现在在初子夫妇手里。所以两个女人的言语和目光显得有些疏远和冷淡，好像在暗中较劲。

写到这儿，我不禁独自笑了。因为我在四十年前从厨房里看到的客厅，简直就如新国剧^②的舞台一样。就在我们忙着准备的时候，只见刚才在玄关看见的荣急匆匆地走到这里问：“启二郎来过电话没有？”初子不知回答了什么后，荣急忙折了回去，正要出门的时候，又进来一名男子，两人刚巧打了个照面。此人就是年轻时候的德三。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就是三月即将和二小姐和子结婚之人。他与我最先见到的福泽敏郎给人的感觉极为相似，我不禁在心里暗想，这个人肯定也要做个上门女婿。那时，德三才二十四岁。他皮肤赤红，一眼就能看出是出海捕鱼之人。身上的西服过于瘦窄，所以他看上去

① 泛指以京都料理为代表的日本菜，以保持食材原味和菜色鲜艳著称。

② 泽田正二郎1917年创办的剧团，旨在推动介于歌舞伎与新式话剧之间的大众戏剧的发展。

很拘束，一点也没有洒脱的风度。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谷川严。虽然刚刚分别两个月，我却觉得已然过了很久。荣与德三同岁，可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德三也只是漠然地点了点头，目送着福泽家的长子，眼神仿佛在桀骜地诉说：我过几天也算是这个家的半个儿子了。

等荣离去后，八户山冈水产的少爷突然变得畏畏缩缩，好像走错地方似的浑身不自在——福泽家的女人们早就看透他了。山冈水产以前拥有十艘二三十吨的动力船，在八户的小中野一带是首屈一指的渔业资本家，还是实力雄厚的批发商。不过，昭和八年三月，他们在三陆的大规模海啸中失去了三艘崭新的渔船，并因昭和九年的渔业歉收而欠了银行一大笔债，所以当时经营已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为了振兴水产业，福泽家在昭和七年向八户鱼市场股份公司出资五千日元，购入两百股。第二年，鱼市场股份公司吸纳了八户制冰冷藏公司，其实这是对该公司的股东山冈水产的实质性资金援助。大家都认为，山冈水产迟早将被并入福泽产业，和子和德三的婚姻不过是为两家合并做的前期准备罢了，即所谓的策略婚姻。福泽家的女人们那敏锐的目光，似乎不是在注视一个家业即将被福泽资本吞并的名门后代——她们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鲁莽而没有主见的外来者，露出错愕的表情和隐约的快感。

这时，初子赶紧对弟媳睦子说道：“快去把和子叫来。”被大姐如此指使，睦子当然心有不甘，可她也想逗逗德三，便起身去了里屋。过了一会儿，她高傲地向上翻着眼珠，浅浅地笑着说道：“和子心情不大好。”德三听了，一边卑微地陪着

笑脸，一边取出手绢擦拭额头。“看来人家不喜欢我呀。”他嘟囔着。那天，他应该是代表山冈水产来问候刚刚回到老家的胜一郎的，可他毕竟不愿错过与两个月后结婚的未婚妻见面的机会，所以才特意来找和子。他无所事事地站了一会儿，便在端盘子的女佣的催促下慢吞吞地回去了。

木板间的酒菜端到了客厅，没过多久，便摆满了略显朴素的二十多道菜。这时，从土间的玻璃门外走来几名男子，他们是酱油作坊的酿造工人和在仓库四周巡逻的门卫。女佣告诉我，这栋房子的后面有个很大的酿造作坊，而且现在正是酱油的装料时期。男人们身后跟着三个小学徒，看样子还不满十三岁。男人身穿印有商号的短褂，系着围裙，头缠手巾。而学徒少年却身穿格子图案的棉布和服，脚踩竹皮木屐，真不知这大冷的雪天为何穿这么少。他们双颊冻得通红，好像橡皮人似的，看着真让人心疼。男人们站在土间跟初子等人打过招呼，便进到木板间，一言不发地开始吃了起来，场面严肃。他们大多是在厨房劳作的女人的丈夫或兄弟，也是福泽家的佃农，世代代靠福泽家的恩惠生活。“开饭了。”听到美津的话，我也在饭桶旁边坐了下来。我觉得，四周流淌着柔和而平静的时间，很安心。不过，这静静的一刻很短，男人们回去之后，我们便开始在餐厅为福泽家的人准备饭菜了。我忙里偷闲中定睛一看，只见客厅入口处站着一位头戴学生帽，身穿立领西装的年轻男子。他皮肤白嫩，轮廓清晰，一看就是荣的兄弟——没错，此人就是福泽家的次子启二郎。他后面跟着一位身着洋装的时髦女子，叫作范子。

启二郎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门口，说道：“读过我的信了吗？”初子听了答道：“你本该坐夜车早上到的，可到现在也不跟家里联系，究竟在干什么呀？”“我在说信的事呢！我让她等到客人回去为止。”启二郎道。接着，姐弟二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要不要进去跟客人打个招呼。当时的启二郎在东京帝大的法律系读书，这位表情严肃、声音拘谨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能是听女佣通报，荣怒气冲冲地走出来，与弟弟吵了起来。“你在这儿磨蹭什么呢？赶快去露个脸。”兄长咆哮了。“我不是为了选举运动回家的。”弟弟还嘴道。“不要开玩笑，你以为你是谁？”兄长被激怒了。“我在替国家社稷着想，而哥哥您不过是个商人，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利益。”弟弟据理力争。

据说启二郎给家里寄了封信，说想跟在东京结识的范子结婚，而家里一直没回信，不料他竟带着女人回来了。范子头回到恋人启二郎家中，不仅没见到他的父母，反倒被大哥威胁说要断绝关系，再也不给他学费云云。就连包括初子在内的女人们都明目张胆地对她视若不见，我想她当时一定六神无主。也许，在当时的范子和我听来，兄弟间的对话远非口舌之争，而是充满并渗透了这个家庭、暗地里向外扩散的某种空气和味道。我们听到的不光是兄弟反目，更是心系国家的头脑与玩弄政治的头脑的不同，那是扎根于地板与墙壁的某种憎恶的振动——在兄弟姐妹必须互助互利的市井人家，这种憎恶是永远不会现身的。莫非，是家庭的压力和肩负重担的方式的差别，才导致兄弟对对方人格的互相憎恶？